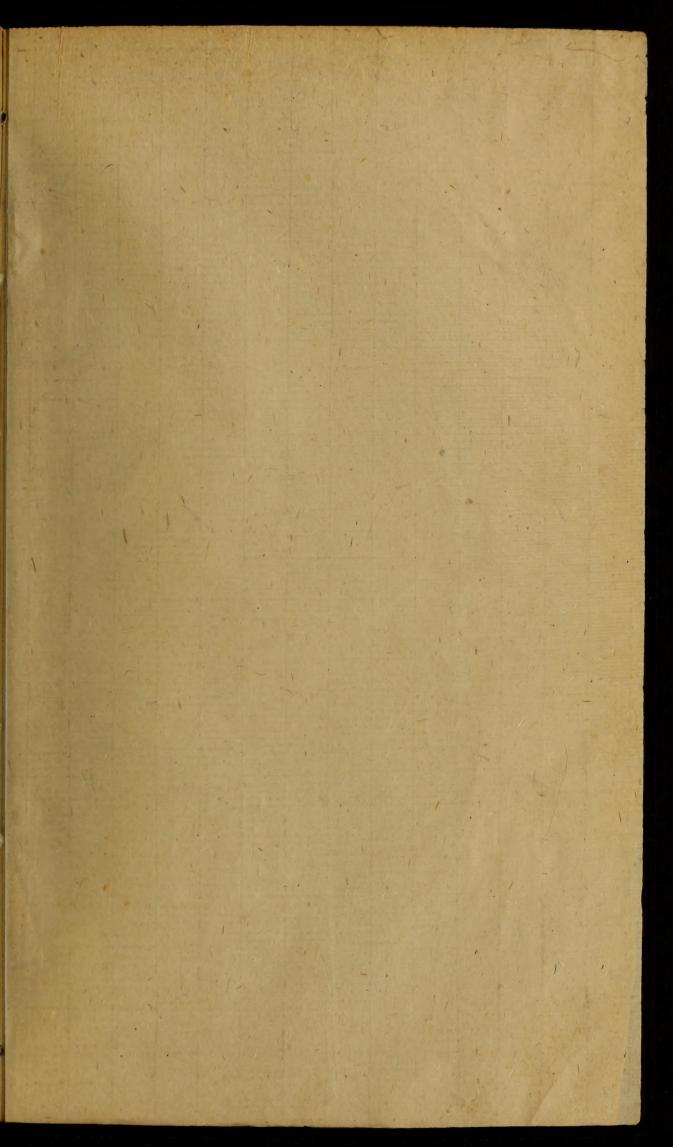
## 俠西通志





DS 793 S45S5 1735 Vigi



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行殷 假之道巡省五嶽裡祀豐備故立宫其下宫日集靈宫殿日存仙殿 陝西通志第九十 唐虞疇容四嶽五晟 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 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日華謂之西隸春秋傳日山嶽則配天 亦有事於方嶽祀以主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與改秦淫祀太宗承循 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賦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日日月星辰 部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祀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 西角志 藝文七碑 西隸華山廟碑延熹八年 参し一藝文七 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 坤

共增場明德惟聲神散其芳遏攘凶礼擊敛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 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 桑資糧品物亦相瑶光崇紀一州古日雖深馮于豳岐文武克昌天 其辭曰嚴嚴西獄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與雲兩我農 精通誠至初祭之福乃按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 逢掌華嶽之正位應古制修察起頓閔其若兹深達和民事神之義 字磨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引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麦 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 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戰過亨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 前至於亡新寢用邱墟迄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 子展儀処符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弘元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 可可证言 日望仙門中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壽而二 ノ、スノー 一祠後不承

西嶽華山亭碑

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齊堂逼军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 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日風池季冬巴巴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

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輝怒時雨不與甘澍不布念存點首懼

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主璧贄通赫赫 得竭情福禄是顧刻兹碑號更卒俠路其辭曰嚴嚴西嶽五鎮次 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已卯與就既成有元休嘉政寤各 間曠索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讓公謀圖議繕故街度梅廊立室異 一以畜萬邦惟嶽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續業攸蒙帝命不達

晟事報功奉后命即散齊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屑**窓

夾西通志

卷九十一藝文七

國以康光和一年有漢元舅五侯之冑謝陽之孫日樊府君諱毅 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 享建武之初彗掃碩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栓必充天惟純祐萬 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难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 山經日太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 為光顯人王庭為公為侯福禄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有聲神樂其靜偷量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 故帝舜受堯曆數親自巡省設五門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祗 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與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 其德休明則有複祥荒淫臊穢駕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部池二 其板屋熟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於後生為龍 修西嶽廟碑 樊毅

號無齊民一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猶復 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 於是功曹 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微瀆之精所出複 處尊卑廟舍舊人墙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首班 灰百通片 素氣推否洪波氾臻竟命伯禹央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 舍靈軫存有昭識其詞曰 同尊哀此勤民獨 仍

富

風 楊惟窺禄之 典辨於羣臣因瀆祭地機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 不干時而功也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即邑循 兩應起藏潤品物君舉必書児乃盛德惠及神人 郭敏主簿魏襲户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 是九一藝文七 報 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舎窄狹 不賴福乃上後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 一儀剖判清濁始 分陽疑成山陰積 可無述 垂曜

神水獨所在乎成康之世嵩撒二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 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浮異龍池而獨涌灑胃前腸 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廟 與贏起齊秦皇餘石仍為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 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通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 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英同流三 咸地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元夷之命仁則滌蕩埃象 民用章建义室宇勒銘紀頌克配梁甫 改傳餚 我后出自中與大漢之男本支惟百延慶長人俾守西嶽達奉神祀 西田山河 受兹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性 温湯碑情書盩屋縣太 廟靈則有攸濟降瑞倉非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恭馥穑 ラスナー 北周庾信

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作休明災淫慝未當爽 也皇天者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於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 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 帝遊焉以會聚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於隋室朝更五 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谷後壓華陰之 爽西面志一美元十一藝文七 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堅而雄妹衆山奔走而傾附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 東豈獨高於蓮井 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蓐收之别館者也軒 西嶽太華山碑有銘 踞中土西偏七宫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 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 唐元宗

貴之無永患在着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 語酌古訓心通神景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微其念哉上 輕舉哉於戲維敬配天尚弱子志子欲布大政康兆人戲翼子欲定 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美置集靈之宫虚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妄思 河西山河 薄景福果應期而集元感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 達墜典禮威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處加視王秋進號金天若是何者 載孟各之月步自点色幸於洛師停變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 所展觀朕學儀文之道故歷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 命故當寤寐靈嶽形蠁神交玉帛未陳過費必先意而故椒體錐 有由焉子小子之生也歲庚戌月仲秋曆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 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瓊漿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 微聽子思其維微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 E 甫專美於嵩

夾西通志一卷九十一藝文七 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敷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衛國節莫大於 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遘屯之會而獲見斯人 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社稷獨紛勦凶慝之命死 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高標爀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 黄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把石室 霓裳可接風過松顏仙駕如聞人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廻 白谷仰見靈掌雄封峻削菡窗森爽是日靈熱衆山之長白帝西下 仙開海絕瀛州天遥元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 刻石梗概銘山萬姓膽子言可後也銘曰嚴嚴太華柱天直上青崖 **增太**尉段秀實紀功碑并序 八開府儀同

齊旣而客結勇敢誓斌冠響决策尅期中外發應會賊此召公計事 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行於近墹賊陰謀為好陽言示順以公 不可乃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冠軍不遠而復銷禍行難陰陽若 當任徑帥素得士心採諸眾情引以自助公威時悲憤思定大業謂 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此 河西河西河 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禀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 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宇成功 圖之 國安安 於特物情危疑忠邪莫辨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落 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 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凶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 因時多虞乗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朕深惟罪已之 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虚死暑匹夫 ノスフ 丑

陝西通志 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学刺之而不畏王 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與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 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 往易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樂故上帝降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 馬兹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佑做戒於予則此之亂所以懲旣 被狂悖神乎不惠丧我忠貞靜言思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 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優於達道同臻於太和天乎不融 乎天生萬物惟人最靈禀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彩 整何味熟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舊笏前擊凶徒敗面既躓而 奔左右駭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差 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 人閣中露其奸情言及僣竊公氣填胸臆植髮衝冠仰天大呼帝 を九十一藝文七

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践臺寺出擁在節入為卿士位歷十七歲睑 其丧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勲哀樂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 怨死於義而義者忘其家而家全行路與悲懦夫增氣別予之傷其 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户莊 可弭忘且人之所重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殉國朕得 逐無公傳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祭為聞之而動心仇響感之而 據眾以稱亂問題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 では、日本の 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依古以 寶四載奮筆從我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陳之法祭將軍 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參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 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問里舊 、恒持順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及在手投節皆虚真松

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殁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城以志吾 神邦家不墜元惡大熟誘奸作狂竊器惜名反易天常公獨挺身舊 終必後元亨洗以膏兩播之祥雲遊齊蒸人五常是則時或屯難乃 過月旌善人銘曰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埋欝過為災氛否不可 生凶惡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極以茂數輔之明德數德克崇兹惟段 擊暴強烈烈英武殁而屬彰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 狼為奉折折逞惡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横制醜類變化若 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憝於方寸之內安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 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宇宙昏蒙冏然明誠獨誓深忠豺 食省各抵畏懷賢憫則刻鉛豐碑昭示萬國 及自己不一一人之一一数文十 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數日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有弟 同前

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才天與事肆會然後功臣著而王業與 **呼西道志**、一美ブヤ 京暴滅人神偕稱名器則有若西平王晟等剪滅大熟原清中區惟 夷大難由内以正宸極者再自外而後都邑者三山散降神雲龍叶 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掃乾坤之冷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 國公幽求等左右元宗掃除凶穢天寶之季盗起幽陵翠華南征潼 彦範等推戴中宗紹復引業景龍末嬖章窺國賣紊乾綱則有若徐 其布澤也寬六宗不承克廣前烈錐遇屯否化危成安一百年間五 **暦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熟非暴亂弘多不足表**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濟其艱難非命 等於這聽逆册肅宗於收攘却著夷朔代宗於陝建中四祀冠發上 關不守廣德之際戎軼が郊皇與東巡即宫罷警則有若尚父子儀 人總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甚間王室則有若扶陽王

夾西角志 一卷七十一藝文七 總偏師遠戍河朔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 惡之勉雄威勝勢疾若殿馳屬賊帥昏迷恃衆貪亂誘我蟊賊連謀 之賊此畜奸覷除乘便餌誘貪卒扇結暴徒伺其不虞誤聚犯闕朕 多數公異時同德道齊於社稷熟書於門数唐之得人於斯為盛東 内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擾豺狼塞路引澆爭驅人 帥侯時而動一舉成功予用是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 引咎出次薄伐二畿封承長地穴處宫廟磨牙噴毒噬螫害人晟時 巴姑務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執猶慮勝敵之未勇乃徵徑師以絕 渭橋抵王城東北四十里而國之廩積在馬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羣 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荡然靡依晟乃設位軍門哭而誓衆國管不 犯順憑凌汝服震壓洛師朕憫將吏之受汙哀蒸黎之無訴罔思衛 有素也粤若非德嗣膺大寳化乖柔透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提兵 烟絕於井邑陰緣

華有嚴有異搜死圖於遺冠清宫門授彼有司旨言於衆日襲行 無子遺布朝古以寬脅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軸傾而後紐皇維 桴親鼓效惶重排墻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領推 皆北倒戈棄甲罔敵我師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戌方旭連營進 賊衆相驚股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故行執 諸鎮之接俾得自堅晟之力也二月守豎手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 乃棟日饗士乙未陳師於東郊如虎如豹如熊如熊山徒接戰累合 而更張遷梟聲為好音變秋浸為和氣然後開戎律釐軍容不造 較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 無以身為遠發感激鳴咽流涕天地為之變色將帥為之動心軍中 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倍增其心如一吃立堅壁於渭 陽好逆畏威而震情忠義意氣而聳慕分羣凶之勢不敢相附為

夾馬通志 洪波或於而呼或感而泣吾是以知列祖積德人 之建於而我師壺觞犒軍如恐不及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鱗之起 福禄攸歸斯又明哲之規慎終如始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眾威人 叙位居首事業編乎史册德輝流乎頌聲入為襲龍出作方召賛賀 予從人垂拱仰成乃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加實封一千户錄功第 必成列剋敵彌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周諭壓里士庶聞 功濟斯美晟有與運之畧有匪躬之忧有定亂之動有禁暴之德俾 掠是則以暴易暴夫何賴馬懋功有恒當違禁有常罰惟國之 討將以遏亂暑去人害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於勇恃熟作威肆 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家邦家離析接孤者賠黨勝者強羣心置置 徽烈中外具瞻而晟居高牧卑辭滿守約崇讓而軟閥獨耀惡盈而 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捨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 とたけ一藝文七 懷其深賢臣佐時

皆獨方萬事如一年先故行物憤求逞畜威斯張力足勢全時維 都宇宙沸 軍在渭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為防我旅非聚同心為強由義率人 軍勝能整古所謂衛社稷者晟其當之播揚休風篆刻具石俾厥後 靡所止戾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漠從而拯之豈易為力於時馬不滿 西西山 六二 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 遊荒禀令寧 無忘乃功銘 奉凶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已以大 駒兵不盈萬人 不圖燭理匪時立誠未字蠢爾逆臣扇兹潰徒震驚朕師黷穢皇 胥厭亂 騰 神雅町重以統我誘姦同貫播遷斯載歲書云半 日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儲慶窮海請 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子不類 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 乃錫元臣夷 而不可拔致討劾怒而力有餘國危能安 山剪叛昏侵茫茫横流湯湯挺然孤 順率衆以至誠 固獨立 動天衆心攸 一不懼氣

灰西通志 南踰丹徽皆獻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關並地列州縣 逮手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一海内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邱 住所誠養身之勝地漢之甘息不能尚也皇帝发在弱冠經營四方 深尤至於炎是流金無鬱素之氣被風徐動有妻清之京信安體之 膠葛臺樹參差仰視則迢遊百季下臨則崢嶸千仍珠璧交膜金碧 冠山構般絕容為池路水架極分機球闕高閣周建長原四起棟宇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手九成之宫此則隋之七壽宫也 相輝照灼雲霞蔽断日月觀其移山週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 揚以戰則克以謀則滅指揮之間事醜潜亡鯨鯢既平宫室既清軍 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禁暴自直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嚴後洋洋令 九成宫碑有弟 ととしていいま文七

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道之有泉隨而湧出 作被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宫城之内本 請建辦宫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 門可道派 可作室於既往俯察卑儉足 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針石屢 充編户氣淑年和邇安遠懷羣生成逐靈貺畢臻雖藉二 朔旬有六日已亥上及中宫歷覽臺觀閉步西城之 何必改作於是斷雕為構損之又損去其太甚茸其顏壞雜 一人之處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為心憂勞成疾 以為隋氏舊宫營於襄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 粉壁以塗泥 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粤以四 玉砌接於土 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 加膜 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 理猶滯爰居京室 一階芽夾續於瓊室仰觀 每較炎暑奉 無為大 漈 同堯肌之 閉固

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旣可蠲兹沉痼又將延彼邀龄是以百 萬靈則體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體泉出飲之 宜則體泉出於關庭鶡冠子日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 之精蓋亦坤靈之實謹按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 心神鑒英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思之不竭將元澤之常流匪惟乾象 夏穿青鎖紫带紫房激揚清波滌湯段穢可以直養正性 若檻引為 壽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 西通志 勒斯銘其詞曰惟皇撫運在一寰宇干載膺期萬物斯觀功高 一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 為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 顯但職在記言屬兹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 をたけ一藝文七 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關

一門石町河 爲呈三趾領不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知斯悦流謙潤下海爰 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兹在兹 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 潔萍旨體甘水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素慶與泉流 響赫赫明明雜還景福葳蕤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五色 天之載無臭無聲萬物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從德效靈介焉 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 經瀆河為長 夕陽錐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為憂人 河濱神靈源公祠廟碑 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贄成陳大道無名上德 朝扶桑演崑崙剛積石線

門灌注九州之間經營萬里之外蘇介所宅神靈所都元真總之 灰百角点 祈嘗醪有加野駒是薦蓋以在雅州之域通天子之都地既稱雄禮 臨中條渭水過其旁汾胜揭其後風雲相盪精氣交馳於以禮神 典代以為常則班固序漢書所謂何祠臨晉是也偉其南直太華左 末彪炳彰灼古先哲后罔不欽崇真封居之儀修壇墠之制存乎祀 命官憑之以為伯唐堯觀諸龍圖肇見周公沉壁樂光發祥元符之 濶無大害此靈長之德上善之功也祈以正直享以精誠未嘗不誘 云異數與夫准流桐栢江出岷山僻在迎方莫我京也幽養之力實 宜也不然發源自遠地則多漫胡為不昭斯於他邦獨受享於兹 前賢經始抑有其由至於春以泮凍秋以涸流初以歲禱終以報 衷而降之吉也或進以便依言以矯誣未當不奪其魄而貽之 何公以潔為清瀾至於數四息昏墊之苦絕羨溢之憂濱河之人 卷七二 藝文七

乾祐 妥自兵制以 也於今時更十年代歷一聖國之氛霾惟河公荡滌 西西道河 安祿山稱兵朔裔肆逆東夏焰凝弱燥烝人熟焉宗社有級旒之危 神所扶也其後李國貞之遇禍公復總戎故絳僕固懷思之逆命公 神所導也及師次渭汭陰霧晦宴公假寢之際夢河神謂曰永豐倉 部尚書門下平章事朔方節度使訓兵誓眾超百二之險謂此 將有急變不如速 出鎮河東大君 則京師可圖處禱於河潛軍以往金鼓掩夜渠魁出奔遂收蒲城 庶畜佔原之懼太上南幸肅宗北迎賊 固守蒲坂今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時為兵 而來終莫醑其邁所謀必克無往不平再安叛海神所 而作霖雨時大礼以惠嘉生依仁而行惟德是輔天寶歲 肝食中外騷擾公獨舊無前之勇馳不 退姑以避之比全軍及郊虜已雲合克違滋難 相張儒據有長安賊將崔 測之

灰西通忘 蟹未嘗或欺國之克復實始於此安天步於臲碗定人心於驛騷大 攸居文墨相望男女無别公日神人之主也禮政之源也人有上 祖宫真於堂户之間則神之昆弟具在附於屋漏之 我屢崇昭報奉牲玉莫敢愛也致精意未當怠也每蠲吉歷選自 誠靡幽而不應澤罔微而不該得 君成湯武之功賢相保桓文之業皆神之由也別内寢棘翼今故有 則禮有内外之制人 土宇惟河公廓開國之忠良惟河公保佑國之奸隱惟河公珍推 元帥副使太子賓客御史大夫知河中府事崔公寓量功命日 而稱日大河浩荡敞邑之望也自公仗鉞三至我里靈應的 耽耽鬱其特起内寢既立神儀穆然於是齒危髮秃之老王 於河西縣大夫李開不徵貨財不彈日力曾不踰月克後於 悉九十 所謂否神具可考益築館於後以安靈匹乃路 藝文七 以靈不其宜哉汾陽王深維據 内則神之伉儷

例也证 六葉巨猾挺災樹邑靡城如霆如雷汾陽矯矮仗鉞而來乃臨 神實先導乃亂渭水 洪流激射横致地 登九命 耦攸寧於戲祠宇焜耀中土在河之滸在城之下刊兹是石昭灼 列曾未區别公為之節內寢攸設寢廟亭亭中外有經濯濯厥 抻 柔嘉維則忠勤是力東心泉塞不測不克東西南北勦絕奸 郭 頌 無述何以 祗則 翰周降福於維岳仲父匡晉演慶於筮淮而猶見美詩 子儀家廟 人是毗出統三軍四方是維維言祐之 可無推美 示後 理蒸雲吐霧屬國效祉是日經賣斯為德水聖唐 於子墨客開敢繁辭曰浩浩長河中國之 願 一看告嗟我 刻樂石以彰厥庸公教日諸 上相神之所勞分陽之 河公降禧衆神 顔真 公之辭固 一德温恭 卿

男史册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下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 夾

西

通

去 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繁矩聲如洪鍾河目電照虬鬚蝟蛛進退 靡及貴仕垂於後是没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 部尚書通府君清識徹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休稱道悠運促 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號权號或為郭因而氏馬代 君懋其德輝不憎下位克已復禮州邦化焉篤生唐京州司法諱昶 海有珠而烏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優球府 流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真和總河山而臨秀 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 原家焉後轉徙於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為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 師極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晃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人皆 為太原著姓漢有光禄大夫廣意生孟儒為馬朔太守子孫始自太 一巻九十一藝文七

一門西山京 鬱與神武之師克掃機槍之氣而子儀率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 如拾遺剪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龍洽哀榮義 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弱項以孽胡作亂點首惟殃朕於是 殁累追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引之素 處東冲跑之高烈言必主於 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實印開府儀同 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題君清節奏授級州遷壽州累加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 中大夫策勲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遺疾終於京師常樂 開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泰軍 三司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日子儀有大勲於王室乃下 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 瓜州司倉雅北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 ブルー

應信行不違於直方清白為吏者之師死生熟交友之分端一之操 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壞儒姿性質直天然孝弟寬然無比 嚴於雲中破史思明於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於靈武擊同 騎射絕倫所蒞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 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日盛德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 愛真遺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化所去見思人到於 灰西南击 聞休績天實末安禄山反於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朝方衆圍高秀 克清天步又函夏之未又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字大定不休 不以夷險縣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於疎遠泛 **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為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 於河曲走崔乾祐於蒲坂今上之為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同紀於 風摧羯胡於渭水追餘孽於陝服長驅河洛弼成屬圖再造生靈 とたけ、整文七

哉徒觀其元 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那制於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堂有值 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緊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已從善 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城搟邑得雋推鋒亦非遽數之 帥九年中書歷事二聖厥德惟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盖財後 霆擊於雷雨之初鷹揚乎廟堂之上凡二歷門司兩升都座四作元 九熟庸學集今古莫信昔舊號尊樂紅粟纔霑於萬石惲家全盛朱 以鍾美若是况乎友于著睦彎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 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叙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顒若既無 不出於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焉於是清廟之典所以仁祖考鴻 可謂王國之姚虎生人之廢麻者數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 秘於鬼神精義實於天地推亦誠而許國昌白双以率 和降精間氣生德威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於

佐泊蒙輪突鬢之旅疆理西鄙營軍污陽先聲馳於種落找謀息其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主左僕射馬翊嚴氏總帥文武將 夾西角島 数日月有既微飲永垂映來今今 些昭德音兮芝馥蘭芳明儀公堂子子孫孫為龍為光鄉珍琳兮乃 經武統訓徒徙空簡帝心兮含一不二格於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 華陰兮源長流光施於司倉凉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分為生大 保允懋嚴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於粮令公汾陽故封文 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肇之號土逮乎後是實守左輔徙 數於永懷入室俊然必有觀乎其位哀樂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 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温温孔父遠稱讒問之銘狼穆曾侯 一新廟肅雍允邵神保是聽孝思孔昭直居歆兮乃立高碑盛德美 諸葛武侯廟碑有銘 たし一藝文七

伊尹相湯日望與周夷吾覇齊樂殺昌燕是數君子皆風雲元感在 畢顧謂小子揚權前烈銘於廟門日在昔君臣合德與造功業有若 發泉府徵役徒撒編管及姓叢薄是管是華泉工羣至線以高端隔 陽勢牧增以峻字昭示威神靈英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 裕來世當以為阿飾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則上雙獨失諸侯 龍南山實在茲地荒祠偏於廟貌詭裂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 鹿走集馬翊曰丞相以命世令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邱 **隨登舉不能成禮性玉不得備陳顏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滿徑麋** 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飖祠堂落構土皆莫數尺之崇庭除無家丈之 古周覧原限敬修兹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透錐簫鼓忻奏 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棲邊轂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 在狡於時威武震豐敵騎收跡塞垣蕭條烽權滅焰士無保障之役 日至前

夾西角島 德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蝟起毒益九州天 伐彰彰宜冠古今卓較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 既厭漢人思代劉沸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武 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覇桓昭者不足作力向使天 已竭桓靈之虐在人 為與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 同舉管氏籍強齊之力以宗周周無令主樂生因建國之 刀在山谷驅贏卒輔唇主衝擊中原撑拒強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 一碗足南陽退藏於客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気魚脱溪泉龍 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 風雪先主續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青塵前哲後賢心跡暗 書好務統論大畧叙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至 たした一藝文七 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

命禹禹獨讓於咎縣口朕德弗克人不依咎縣邁種德德乃降黎民 懷之兹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也夏有天下載祀四百禹之 平天成萬世永賴舜以舊庸乃命禹禹讓於稷契暨咎縣及以元后 赫靈之異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為農師而封 阿西山八 寬之平林三 實之寒水皆有以全度者既而收之遂名之 日棄生有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后稷之母也 而優之載震載風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真之監卷再 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一代祖也姜嫄皆出遊見巨人 倫建兹新廟式是梁氓 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 邰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生成之本言必天 姜嫄公劉廟碑 高郢 跡

昔者周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日厥初生 書兼御史大夫が寧郡王張公獻甫外間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 時維姜娘后稷之子曰不密失官而奔於外土不密之孫曰公劉往 乃以無疆之曆命我盛唐盛德大業與天地準追視三代猶指掌矣 作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作也周有天下載祀八百后稷之所 灰百鱼点 維公將之烈烈征士維公成之暑地千里亭軍嚴於外放行一 遷於外居以平西土以篤前烈故詩曰篤公劉于分斯館是知姜娘 秋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 有德於周公劉有德於外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 矢索於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押野覩此二廟獨為匪安公日 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真元四年分軍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 也自時厥後百王澆季而咎縣之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 长七一葵文七 一戦弓

門可可可 茂草一去遺塵萬紀使神而無知則已若日有知宜甚遭易之義礼 潔之以齊達之以和神可得而事焉枯可得而致焉孔夫子曰丘之 聰明正直者也惟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錐 差天旨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即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為已任不亦厚乎夫神 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獨乎所處人於是抵懼而遠乎所賣 舞之事神而不知褻仰之慢神知事神之求佑而不知慢神之賈禍 **喧精潔莫重於明神喧嚣莫甚於市學奈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鼓** 谿之毛黃行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怒 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開左水右山有清謐之勝材則質遷之至上棟 宇非徵飲之煩擇農之幣量功計日無妨奪之樂移嘉木而樹 之政且為神告旣而卜遷粤以真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 ラネナー 澗

灰 西 角 志 卷 七 一 藝 文 七 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日肇宅你土何樂乎你土日平西之所乃今乃 我皇親達於有神楊彼神威靜乎氛塵亦惟正直克養忠純勒銘兹 载惟此墙屋公私必革矧伊明祠風雨所及是度是築乃遷<u>乃立</u>奉 古有廟有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推闡闡朝合黃塵喜開出出羣此屑 率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が州大夫以來 庭永示邑人 四人義方繼踵熟續為時心替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 屑徘徊賣禮非敬祀神有災明寧疾止理化成集財豐眾和暴禁兵 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日克降農殖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 之寵獲神之勞以屛王室以楊家聲也宜哉祠成二歲矣而銘記尚 闕將恐寝遠失其所由乃陳梗縣爰此刊刻詞曰何賢乎姜嫄曰克

皇帝冠絕古今之聖德也將以事實刊於貞珉乃命微臣對數休烈 競維烈又觀畫讚黃初舊文其詞云桓桓武王救世濟民皆謂追美 門可证 孟津會盟天機發而龍蛇起陸旣而威加四海化成天下武王之德 其制前代未能行其事出自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 光訪陵寢以奉之祈户人以守之乃建祠廟乃崇祀典先王不能有 褒揚遺德歷被千祀止聞虚詞曾未若崇一時之典章振列聖之耿 有濟點首例懸之命成域中太平之績盛德洪業垂光典墳傳萬代 其事或樂章以歌之或畫像以讚之亦以為宣揚前烈敦摩王化其 古者聖人體乾坤樹道德功濟天下法施民生歷代咸欲稱其名美 而不朽者其惟周武王乎當觀樂者大武將関其歌云於皇武王無 周武王廟碑有銘 而稱曰伊昔皇風肇與西土磻溪協德時兩降而山川出雲

夾西通忠 卷九十一藝文七 陵寝如故而前標之地弗禁於樵採廟宇甚恆而性年之真無聞於 世之大業成後嗣之还基生民以來鮮能踰者我皇所以覽虎觀之 委召伯之共功保釐東郊有畢公之繼德宇内由是安泰民風所以 和暢豈直放牛歸馬但美於偃兵保泰建功空歌於成德者哉揚積 語釋豐部而見白日及乎敦治本澄化源封五帝之後嗣削五虐之 象人事也仗大義而平定依純誠而臨御姓賢人而示來者所以表 可得言焉若乃戎車虎賁右旄左鉞赤烏止屋表天命也白魚入舟 以散鹿臺之財輕積麋而重物情所以發鉅橋之栗暴敏殘毒自我 而息遂致羣心翕然義道斯應海内黎庶捨全炭而登春臺寰中歌 商客之間重烈士而悼云七所以封此干之墓先齊民而後國用所 一籍披職方之圖誌數邑故地得其舊陵因命守臣躬往省視乃日

一門可述不 德嗣德天鍾武王景祚無疆神智無方以聖觀聖時惟我皇褒盛德 其陳叔達動八齊之作徵諸舊典謹為銘云卜世其昌卜年其長以 陰助景福而明垂令典豈止儀象元酒江文通稱薦德之群簠簋香 嗚呼天本無親惟有德而能親之神非常享惟克誠而能享之足使 使彼功不昧而我德愈盛大年致真極崇重也二時行禮立典制也 環周形亮對飛朱欄綺疏交錯光輝何修奉之所至而輪與之若是 功不日而就徒觀其殿宇巍巍丹楹赤墀瑶軒藻井金堵實初廻廊 其制將作圖畫永錫宸康臨觀而命使廷臣受詔軺車載馳揆程楊 何崇重於瞻仰於是下明詔命有司梗楠杞梓集其材公輸匠石規 人戶無以奉古陵之封植旣而封植有所守奉有戶非嚴肅於廟竟 則知武王以大聖之德思濟於人民我皇以不利之典光揚於祭享 組饌上言至止帝曰吁哉以為修廢寢園無以褒聖王之德教守無

夾 用 甚 卷 七 藝文七 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悦於内三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於墜 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 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摇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 地其輔幼君東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成姬之嬖如意之龍以 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俱備而正 在其中矣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 而振起追遺風而載揚讀武成於周書兮其功未彰歌下武於周頌 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索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弱 兮其道未光不若因我朝崇廟享億萬世與國史而同芳 可謂全德矣當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 四皓廟碑

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接立而無君战殺凶殘何莫由此其 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該之 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順之徒也嗚呼世為人臣議廢立者可 不晏安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康禄可謂矯乎 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 漢臣報德崇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弱前疑後承而處之居 門可近京 不悦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即商顏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 匹夫而不食其禄此非至人達識孰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 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 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點首之雅禍豈無留侯陳 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鐘門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 難能六國則可議主鬯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諫強楚解長 

友与月上 长儿一妻文七 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奔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 來大事去矣養野我我祠荒薜離遺像在斯德音可歌清風凛凛素 林存於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禎不有其功不食其禄遠害全身矯 世厲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大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從 來漢之戾園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至孰為來哉昏 與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顏辟難抗秦知秦之祚亡於子嬰知漢之 原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賛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 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乎 坐事解制語職翌日有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於西山之 後滔天於莽卓盗國於曹馬移徙龜門於英棋纍纍簡編可為太息 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能濡筆申之以碑其解日猗 身此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辛卯歲余 人則退立

西西河流 舉五刑不撓而欽即授民以時令神實助之勸民以農耕神得佑 驚秀氣下底望之者惟知目眩高掌遠蹠出还谷之東關少陰用事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以文明清四海以勤儉 髮皤皤永懷貞遯刻石山阿 周禮西成告端生民繁造化之權一禱虔誠歷代重聲香之為荷我 惟天惠民五嶽分其職辨方正位太華鎮平西所以四象平與金德 至而乾坤氣爽觀其三峯如畫羣山若拱峭壁直立仰之者不覺神 應收放之令八卦迭代免宫開潤澤之門太白明而寰海烟收京風 而垂陰金石晶變而發彩仲秋出狩明標乎舜典四望展祀光揚乎 全秦之大野膏腴具而三川綺錯潤澤流而、 西嶽廟碑有銘 如愛日其恩煦嫗焉惠如甘露其澤普濟焉百揆無擁而 ジ夫ナー 八水星馳雲霞噴薄 楊昭

灰四通志 | 卷九十一藝文七 太平之基不勞而致然後舉墜典秋無文首議廟親特加修建闡舊 神兮神兮所當楊厥職而顯吾君樂災捍患兮福吾生民 揭於豐碑夫何微臣處應上命但欲使德垂聖主岸為谷以無遷祀 乾道儲精星辰闡其耀坤元孕秀嶽瀆成其形禀其精鍾其秀不星 典秋無文撤卑陋之舊制兮綠垣匝野構顯敞之新規兮高楹军雲 豆遵之品加其等脯醢之列增其數為奠之誠古無與比將命實錄 規而從新製起卑陋而為顯敞土木之制盡其壯麗帝日以入民受 有神明完於喬微惟正直兮斯在故蒸黎兮所托我后所以搜墜 疆聳躍萬仍神明一方兒日麗澤扶為白藏真我西夏實流耿光 明神海為壑以不變碩言柔翰徒用厚顏為銘日明星之下太華 而推謝於神貺為人民祈福而嚴奉於神府乃益轉墨乃盛祖饌 重興岐山文憲王廟碑有銘

| アラスエス | フラスフコ 名故世稱周孔周而孔作之述之孔而周王道設章周孔道行天下 世稱伊周伊周在嗣君與在社稷亡伊周先亡既周既伊變亂潛襄 之後彫也至如伊擊聖臣也殊熟不業格于皇天而王與之此有故 不昭天變俄彰朝廷盡并金滕既故王泣賜還豈咸寒然後知松有 山之征莫返桃蟲肇而集于夢鵙鴞悲而毀我室然忠赤在已不厄 流乎百行範圍乎衆善如其聖如其聖方其為子為仁而孝突而好 治奈何讒飄山謗薰天謂弗利孺子而四國流言市虎之疑旣成東 不伊不周姦逆横流孔子聖人也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而王與之齊 其後武考既崩而問業未安雄搖紡贅王乃慨然為憂攝政踐祚而 今冠晃踏子近事武王乃清王室謂天討不得不行大鉞一塵則諸 侯争先馘紂矣謂實命不得不救植璧昭告則王疾翼日乃廖矣至 辰不辯瀆化而為人是為聖者則憲王其人也王德巍巍道恢恢周

東明 周孔道謝萬古如夜吁大哉之至於斯也子則孝弟則悌臣則 其神字之所宜處也往年安定御史李公守節書字是邑公龍游學 思道隆乎一代言楷乎萬世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之人倫至矣記 海虎守聖門嫉談說若探湯尊正道比軻愈先是有贍廟田十餘項 至責日若敢唐突底柱耶戢更縛冠繫於獄言狀開府府以聞按祭 人之耕者侵之既公患之未有以覺學適有黄冠者私詣上府市斯 憲弗可及矣信夫岐山太王邑周之地也以其故邦為建王廟旁按 たらとこ 一覧文七 為改正其具存為今縣令岐陽侯克心先聖學胸良吏才三輔萬七 廟以作道觀行且以勝公聞之大怒曰吾可以并按若屬矣呼黃兒 鳳鳴之崗中穴潤德之泉地幽勢阻萬木森列憑高縱觀寸寸古色 日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矣淑請續其説日後世雖有人臣文 司按察是公下其事令理决之公即正冠之罪兩號其勝並贍田一

微識淺敢辱斯述代顧諛鬼神以空文伎佛老而曲筆較其所取猶 忘異聖尚監弦文以為龜鏡毋使廟污毋答冠數李公之志張侯之 氛後見太極符敗張侯克大芳猷著於貞石何千萬秋凡百為令勿 憲廟貌黄冠潛移李公力拯扑而植之莫耶指日物不可蝕飛無決 無媳馬則何敢解銘曰曲阜舊宅魯王欲毀一聞天音驚悸而止文 無構三門而隆威嚴建碑亭而萃衆作俾淑鋪解以垂不朽淑也才 佾之僣可忍也肆欺之罪不可忍斯張侯之心數遂得新廟貌緝殿 他日後有毀之若冠者則縣令之責也縣令之責而不先刻之石終 化之稱朝廷屬表選之望矣下車之初悉聞其事乃歎曰王之廟日 為已任以黃冠肆欺為常誠三軍之帥可奪也去邦之志不可奪入 無以為質也於是錄其本末咸刻諸碑將使膺是責者以李公去邦 月也不幸而為冠所毀日月之蝕也幸兩為公所複蝕而更明也使 

夾西通志 狀奏發聞上尋乃名的眾選攝州司馬范秀兼廟令以專掌之及諸 人寰之内綽有嘉名水旱之患民所翳賴何斯西矣豈弗欽哉歷代 相承但因循而已與替之道諒偶時焉仲卿敢不潛故精誠觀續事 是邦來年秋躬請廟字躡階之際四額蕭條堂殿傾推風雨不蔽况 泰二年備册命昇靈應王至今文簡存焉泊乎聖朝每歲立秋降服 次方微之禮以三獻祭之仲卿景德四年冬龍太華守奉詔後理於 兹而拔乎其举也其下東設嚴祠古今常享其符幽賛誠非溢語而 惟汧龍之南極有山口吳獻五峯削於好列環異雲霞韜映秀氣中 又尊微之號顯諸方志故畧而不述在昔李唐天實中封成德公清 出且咸秦與邑西望光都華阜交立形勢多殊意混元融結之意於 規岐山蒼蒼渭流洋洋神牛儼然岐渭之陽 卷九十 一藝文七

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前芝川之西得太史公之遺像焉子各差而致 矣至於廟像家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子始官韓城葬 太史公為記錄之宗表表而於文解者皆不能出其囿吾得觀其書 陵谷亦云變勒貞我之可觀仲卿遂操觚染翰恭而書之庶知來者 金碧以兼高綵帳凝點對風光而永固足使清風凛然敬音不墜錐 駁心目聰明之貴不染風埃儼如在之容助鴻釣之化重樓向日與 非舊物亦自遠而致益規模於金天氏之下館耶而後瞻仰之徒 丹以獲飛薨架空窓牖如織至於奇花異草之裁珍禽怪石之類率 用餘漢方畢自大殿問於麻無等别創一百五十三間無大無小以 工雲集月無虚日鑿山就平累土成室惟新制度經告倍力數邑供 時之事耳 修太史公祠碑

灰西面云。然卷九十二季文七 式之因低個周覽則被字其傾顏階兒其卑壞挺墜其荒弗惟是享 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事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 當缺然不至子乃愀然發唱屬其者老而告之日司馬公文為百世 樂公之神其詞曰公詞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邱上貫星鹽經 似之而家廟卑痺如此其不稱公之解與學也甚矣猶不為邦人之 門疏之用悉以資之即公墓為五架四楹之室又為後屋以崇之既 取與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韙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桶至於瓦甓 河沿流漾乎前也中你崛起時平東也河撒深崇氣象雄渾公文實 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為絕述之源而所藏不能去判樣今洪 宏既完矣於是直樂光之與視禹鑿之山面汾陰之雅縱望遐觀豈 鳳實幹造物欲舉而形之 吾所不敢動吾家觀其下葬於兹豈非洪 不快哉嗚呼惟公之六大肆於炎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量

可可可以 皆當偏覽題永遺刻任往猶在庭有巨槐相傳為先生手植其辯藏 祠慘淡連古近憲推思落風蕭殿我獨來兮為公愁新公祠兮去榛 放三千秋班沿范襲北公傳公鑒混沌開雙眸力敢造化窮真搜公 獨行於勢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猶幸行於勢勢因 間明道程先生當主甘、簿其南山白雲紫閣高冠谷長嘯嚴凌霄峰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五深於過化之地野為縣介京兆西南宋嘉祐 河瀰瀰公之來兮歲典美雲為車兮殿為轡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 杞教甚豐分酒甚肯民髮繁分公燕喜韓之原分山之趾雲亭亭分 斗牛下連地軸橫九門崩崖轉石轉狀流騰烟跳霧飛蛟虬邇來宏 没兮風不留公易往公傅我憂 止佛怪與水利諸政猶恭恭在人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萬世不 野縣明道先生師碑有銘 シヺブー

灰西通去 一卷九二 藝文七 碑以示來者蓋自孟子没而斯道絕先生兄弟起千四百歲之後獨 尚正學激起類俗使野之人複然如復都那些霽月之度被和風甘 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史按陝行縣至野則命所司治之八年後 流風餘惠在勢尤深迄今三百餘年勢之一草樹一禽魚一泉石猶 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宋理宗朝從祀之典編天下亦非獨勢也而其 得不傳之妙至於今雖邀荒絕徹咸知誦程氏之書而先生所得之 學正於陝議以克合命知野縣事房高撤文昌舊祠以拓其址作祠 妙則有不在言語者矣固非鳌之所能贅述也獨一 起敬生受詩云敬帝甘菜勿剪勿伐而廟無專祀人奚以慰弘治一 兩之澤其無異於親臨而炙之者乎一君可謂知所重矣故附書之 五室周垣外線重門中院勘堅主潔像設孔肖憲副謂子文其事於 君協心一カ表

有司奉守勿替憲臣省覽務時脩革所以昭當代禮樂之光而保先 墨周為烈故洪武之初於天地帝王山川西瀆賢聖功數之祀咸事 威陽之北畢原之上周文王武王之陵在焉而周公太公之墓亦在 王本源之舊洪熙中當黃寢廟增建殿門齊宫歷成化弘治正德之 表章升中告望百神允懷維是陵寢買引創構兼置守塚四家爰勅 埋昧兵燹之後署存遺蹟而已明與統天範世斌五登三厚禮右文 何日來還 夫子尊自邀方豈伊勢人俾也可忘南山巖巖白雲在天夫子遠矣 辨好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旣没道墜何啟天續斯文生兩夫子唯兩 於是蓋自歷代以來世世崇祀載在典册舉莫敢廢元季弗然典禮 銘日有嚴學言祀事孔時新廟再登維野之思伊昔夫子蒞我野人 修周文武陵寢及周公太公墓祠碑有懿

其大門坊牌無弗整章周圍垣之計支百有七十而會公伯禽之家 飾新美一 奔外之禁防熊牧乃自發公府之藏若干金数分迎道行縣悉修蔵 謂類簷壞壁逼陋被野甚非所以幽安神靈明肅裡祀內之周旋駿 茶馬宣聞風歌訪豐鍋之故墟追雅頌之邀業展禮陵墓徘徊屋 桐城盛公汝謙令縣吏補治明年監察御史濡須劉公崙代至飭 間累有修增而祠祀周公則成化十六年始祠祀太公則正德九年 始云嗣時厥後 西通志 於是文陵不顯之殿武陵丕承之殿及門廳坊牌咸撒易舊散 二間西建庖厨一 一陵周圍線以廣垣比舊增廓通計百餘丈沿東故址建 碑墓上周故有祠隘乃修廣之而扁其堂日太和宇宙 卷九上該文七 聖難雖然漸漸然競競然之在其上也又表周公太 有司因循成事漸致領地嘉靖二十八年監察御 所又因故源壇建道院房九間其軒的嚴靜

佑放無疆成以元聖朔以鷹楊開世淑民以養以訓正德厚生上 者夫不識其大熟能修舉之如斯其辭曰洪荒既判神聖有作遊哉 引告祗文學之役遂令述之子貢有言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 吏民學官弟子成從樂嘉觀知縣孫湛龍石清銘用紀鴻造公以天 落成之辰七月初吉適 副使張海方督視厥成及分守然政天引成以執事得附拜瞻 其傍也功不干時財不損下經始落成無廢多日尚亦靈臺之意 周有俟於後云要之 順幽厲弗繇降於戰國及 馬太公祠北矣乃更建堂三間而扁日武成門垣之祭蓋差簡於 紀是馮是依我明時憲萬邦作字肇禮弗替奕寢勿渝飲 一帝維樂守道執中三王一之禮樂明備維周緝熙是為題承 軒郎嚴靜亦嚴手若二 公按節來縣乃精意潔性躬申祭告時 無道秦禮器猶識文不丧天代察其為 一公几几然桓桓然之

夾西角色 之道君子式尊式修維好日識其大典禮會焉紀載勒銘以故後 靈罔弗愜純嘏况臻數錫保和民用秋秋士也我我維畢之原維 信史肅將有處省覽縣缺义用植獎門埔崇崇殿堂業業祀有攸容 孔庭有堂上之豆遵合享宗功有配食之元佐也獲與其列代止 末造流羽日張慷慨棄總自請學使者改隸武籍隨舉於鄉 災変襲永賴徵諸祭義而不愧乃今得少保梁公焉公諱化鳳 字翀天一字禮源吾陝西長安人弱冠補諸生聲噪甚值有明 數人必身繁安危任兼將相名德至重為當代所景行捍患禁 者則特陟名臣祠比 大夫追叙生平遺烈祀之瞽宗曰鄉賢曰名官世世勿絕尤鉅 粤稽古褒德酬庸之典樂哀備極廟朝而生有方蒞官有地士 梁敏壯公崇祀名臣祠碑 一藝文七 本朝李因篤

一門可近次 大清受命肇科成順治三年進士授山西大同府陽和高山衛守備 咸出其後期年之内大憝就誅飈發電馳大小七十七戰晉地 障所將不過數百非有該學之契爪牙之足憑也而審其孤忠 所撰壯猷紀中姑不具述惟是雲中姜瓖之叛值版圖初定山 善斷初縣裨校戮力我行剪逆渠平逋冠能以少擊衆所向無 前南北並宜戰攻互用積其功閥史不勝書智載吳學十 **黎副將管然將事遷寧國副將陞蘇松總兵進左都督太子太** 西為京師右臂大同被邊變起倉惶全晉皆摇公乘塞上 陛大同掌印都司加三級遷遊擊進副總兵都督愈事江南燕 保授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陞提督進江南全省提督授 阿思哈哈番世襲八次公長身倜儻音吐甚宏雄驚沉深好謀 荆棘以從諸王蒙知旅謁逐然密畫要前芽推鋒陷堅語將 ノ、スフ

俠西通志 新綸既至崇明有高橋土城之捷已足謝三吳而去公則日緩追佚 扇誘賊聖去西安三百里微公即嶽輔間伏奔堪虞捲西北以 悉定夫晉與秦唇齒之國河上揚氛矢逸及關不逞之徒潛相 晉磐石在社稷矣此公建牙江表仍際海波鄭成功張名振狡 寧賴公鼓權飛臨用三千人 獲藉口越之簡書是便已自營也而搜剿平沙之策始决故舟 制東業奉 馬狂謀先後連數十 焚荡無遺差乎賊沮汝跳梁萬分何慮然茍將牢弗擊致 帥水師進階横海 山之内指不說於浮言小洪之築是不豁於制府及 一游事尚可言哉故論公血戰之熟者於山西而受庇在 藝文七 一萬艘空巢穴入犯公初入 一軍吃然勁旅其後成功親驅風蠲直閱 破賊數十萬成功僅以身免船帽

見が高い 腦塗地又不知幾何故遡公之功方諸光弱中潭而識者謂崇 江湖註誤吏民必多至於不獲已而用兵則東南勞費巨億肝 桑乾下句注揚武青陂白道之上張耳之禽夏說絳侯之斬陳 之追高智慧王少保之取邵青也又稱公智勇有餘畧不世出 江戰氣鴉浦軍聲窮冠逞五火之攻孤城保三沙之固楊越國 屯赭圻掃其餘燼陶士行之誅蘇峻李樂師之破輔公而也龍 走馬亭准陰侯之襲魏豹也大航救至東府城開白石錢其空 豨也定西河平上黨耀兵雀鼠之谷振旅天井之關武安君之 明墨守永奠江淮不徒繫一城也善乎吳學士之論日公之渡 者臣子所以貫金石学君親洋溢乎智名勇功之間率是物 而歷舉古之名將若莫馨於名言予猶備考其熟猷觀其所樹 而推本於用心之獨至日忠日誠夫忠者事君之先資而誠 

灰 与 角 云 巻 た 一 藝文七 皇上震悼輟朝贈少保賜諡敏壯山西江南兩省祀名宦者數十區 思則三世而公兄翀督君優游泉石拊背暮年四子長君問 子告仲君齊蘇松水師總兵都督同知叔君齊廣東惠潮兵巡道按 公為神校聲出大將之右為大將身在士卒之先良由自矢忠 陝西紀鄉賢士大夫謂未足酬公休烈也合詞上請進主祏於 察司愈事季君的官陰候選諸孫長祚昌世襲三等阿思哈尼 真屢勵畢勝而究其涉水不濡入火不焚胃礟石而不傷刀箭 之遭逢擅天倫之樂事亦孰非積誠之效作忠之基哉公薨 哈番仲於晟長安库生餘俱幼庠序黨塾之中彬彬矣極人世 之廠補體型型若畫之於脫險而必濟則一誠為之根抵緬仰 公之德音縣此矣至孝友端亮萬鍾之禄養渥二人五色之光

西西近京 天眷初輯肇科俊民乃叱戎車高山繁寒莊事崇朝陰雲蓋梅 語刺與勞之文俱藏於家其築平沙隍因得矯田千餘項資灌溉重 用武敢吃其倫前總可棄襟珮為親遂級鄉射公車在旬 鍾異乃降偉人涵輝東序行國之實遭時不造小絀大伸製雜 收其新多佐軍金山衛一 者子切長君宿契屬記豐碑若公自盛壯登壇老於戰陣于 撮其大指賦古體以安公靈其詞日於維少保世係吾秦三 嗣憫淮揚水患捐米千餘石販飢各載貞珉不能備錄也予更 禁令並已刊行世而崇儒重士月課觀風咸有成書與前後所 既靖輕裘綏帶日與賓客飲酒賦詩著作等身又諸疏草條議 名臣之楹萬人歌泣相聞信稽之輿誦而字徵諸祭義而不 一帶捐俸修堤數十里而遙農桑歲稔

陝西通志 優韶進公宫衛帥週南與世掌虎旅親居前導形盧文馴燦列七枝 帝赫斯怒諸王畢會傳舊頭行獨公入對策險臣之拳旗致艾羣目 恩綸是彰起騎都尉超遷督弁暨王軍中類楊紀燕賣之章服爰及 於解敵舟兩集公曰驅之燎原何懼該章在茲贈槽立盡隱意 跳澌張帆入冠震我嘉師公適改制會逢其時拯危自任追飾 同強江淮遊真永繋我思公賀賊平疊聞 皆擅濟川須才下諸衆彦將舒培風歷試乃見海取遺孽鼓浪 攸屬迅飈掃介公戈所指電激星煌如穿法院縣東羊華殺賊 錦养寶馬麗刀加金色箭樞曹推散未竟厥誤謂公壯畧南北 行墨編親敵場稱公之勇信不可當路布包奏 在且肆放頑停千里傳峰蠢怒問題 如草無聲有光徐瞻公至漬血盈裳七十餘戰爰級晉疆王朝 卷九十一藝文七

大廟遊初監官宗祏同耀載叙膚功名臣肅告長修豆遵不毀不礼 諸兄引內子於重握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 賦詩王后帝女宫嬪邦媛歌焉和焉以籠德也加以中宫敦序謂我 聖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日清虚原 過棲谷景移樂極天子 神朝於谷中千官飲乎池上提騎環山朱端獨野縱觀空巷途歌傳 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與輦於青霭行量偷於紫氛百 阿外班 所謂印壑襲龍衣冠集許幸溫泉之歲皇上聞而賞之乃命掌舍設 曠錐到亮郁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别業焉風氣入野榛煙出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貞靜思叶幽 石潭竹岸松齊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虚吟恍忽疑夢間關忘術兹

灰西通点 也干載 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責其東帛上以示慈惠之思朝野歡并 瀑為王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連繚以方塘輕艫緩掉 寒谷煦景竅崖潤色椅數盛事振古未有象之元石貽代厥後 君臣義治夫飛翠華歷於衛至道之主也舒紫綬期亦松素優之 智之居在馬紫廻嚴獻左右勝勢徑術委遍於木秒臺亭慶姓於山 公洞上下見烟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於潺湲風於碧鮮紅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數五教帝載叶蘇太階跨平既 下崇圖目青着步優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實榻中容宴豆孤露 用於方內亦完心於事外神京善地故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 幽縣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冷冷或決或海激而杯行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一時難乎此遇故兩耀合舍聚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光塞 卷九十一藝文七 權德與

後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與謬陪衆君 龍火燃素英雪翻羊綿葱精香察廻合含虛賴以四達 遡清輝 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 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 質淑姿修能流光含聯廻風過雲之藝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 求福不同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 故其休沐熙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公傷人金閨玉堂之 之為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 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家養化育內皆 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嚴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 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擊從古已還 理棲賴氣條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數其不器數昔子房亦 一梯君

關自華而北界於樂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衛 書刻於嚴石六 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遠 灰西通志 威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日邠州由四海之内總而合之 凡萬國之會四方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 至於藍田其驛六其敬目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屋其驛 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 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較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子 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 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日華州其關 館驛使壁記 其蔽日洋州其關日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時其驛三其蔽 卷九十一藝文七 柳宗元 而

旁午 一下一道, 府吏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察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 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 又其次猶異其考續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 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英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 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當有 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 飫鯨饋成出於豐給繕完築後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 絕於道寫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 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後而授館者 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然 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贖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 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

夾西通去 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實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 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運夫里力 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嚴石曰維深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與州 與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平以道之險監兵团於食守用 貧重而上 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追追如不飲食於是西都之人客 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 御史大夫嚴公礪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 首且日修其職故首之也 不固公患之曰吾當為與州凡其土地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 命實僚吏屬將校卒士無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 與州江連 一若蹈利刃盤秋水潦窮冬兩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 能九十一藝文七 記

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 では、 得命別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虚器備甚舜饑饉昏礼死徙充 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然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 虞專力待勉惟我公之功轉可侔也而無以對德致其大願又不可 守卒延頭敷敷之聲甚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 關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 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弊以備器用即山僦工由是轉巨石作大 功既成成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忭莫不如志雷 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鋪之下易甚朽壞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 議就有聚不贖增石為防膏我稻梁以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放有寒孔武平 ノラシ

夾西角志上卷九十一數文七 池力聖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家茲池者其天然數循原北時廻 北轉圓瓊四市中成坎容寧節港洞生泉豹源東西三里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日陂日湖在苑園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園之 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 章焉不可益也是用假解码工勒石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 節旅忘其歸杠架以成人不優危若是者皆以戎隙的士而為之不 一方康毅信讓敦尚儒學挹損責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 四人之力而百役以就且我西都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 里而近當天邑别卜綠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秋然黃河作 與歎白主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平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 江池 歐陽詹 而遥南北 岡

帶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此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 堂斯考廊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黄旗之氣蓋陶釣造 主營之以須馬揆北辰以正 聯綿千百之代建上都也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 The state of the s 六合之日既以曉确外為宴宇敞無垠野以居億兆又選英精 其左 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與室土 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 區城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緊其神焉若 廻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繼成伊去真主魏巍龍蟠虎踞爰 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釣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 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 聖清渭為其後 發斜右走太一前横崇山 清川釣結 踏護 所耶夫物荷相表裏制必同象泄夫外則. 方度南端而制 刑極構惶劃趾勾陳定 均紫蓋疑 同根深

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餃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 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好被換則就 皇皇后辟振振都人 鱗隻郁郁以開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虚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 渭北之飛雁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縣重樓 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於上空碎鞘 潔乎芳让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真白 矯以繁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陰潛混養電烻疑烟吐靄泛 汙盡隨其佳氣湯鬱攸而上滅萬户無重胎之患千門就爽豈之致 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監潢行入其洞澈銷延泰以下澄 灰百月云 一人人一一藝文七 而執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 渭神仙奏鈞天於亦水聽謁敷俞天人曳雲霓於元都其洗慮延 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儿重繡轂翼六

德也 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 恰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 阿迅 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思輔陽 重 因受遣 以寧熒熒亭亭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 矣以其淵洞而論大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若子 騷太始之元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 質射崩騰 驛妖生禍觀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 山町与 佑不仁之亭毒黄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 涵 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 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 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般詢奇覽物得之於 虚抱影氣象澄鮮則藻飾 神州芳樂帝宇也洗慮延歡 知所勸 動微波

盡有知之而不还令民無得而稱馬賴粗陳其利諸石庶元元行 日用之为也貞元五年歲在已已夏五月十五日記

求其佐班以職員為之定制或辟自諸侯或降於朝廷皆命於天子 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策軍算之秘出入聘覲應對實客其立署也 暑經參戎事居無恒處秩縣常品故命之日寶國朝篇方·岳之任慎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額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吏王國命官為 北於是有班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勞韓侯收圉之勤俾尹西夏申命御史中丞王君等九人為之使介 灰西面志一卷九十一藝文七 俗相猾非瓊材英傑莫典封守非莊明純固莫然此佐六年春皇帝 防外殿朝那作桿西疆中拱皇都以臨諸夏漆沮之仁既遠華夷之

行有戎次處有公堂與方伯周旅彌縫潤色而已王畿之腋劃為

自鳥風穴者茲水廣矣依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朝巨海而不竭 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至我唐六千甲子而獨存也稽厥弘道 舉德宜始韓侯 春秋之誼也是邦當微號朔方而以名師建為三郡肇基於我師事 為駿賢之郊藪樂達之間閩衛多君子が其有之夫敬其事則命始 郭公開府是邦搜賢勿貳駿人成集不十數年持樞衙治邦憲司誥 賜炭師舊服勲明德舉非元臣雄畧能賢嘉績茂用濟此先是尚父 命者咸布職於清朝今韓侯亦能詳延端士輔相威德是府將來宜 旣而師貞於律農勤其功惠和威武澤浸火烈孟秋述職耀兵河塞 湮滅作者之文莫傳逐刻石以紀之此記舊題於堂之北牖慮他日文字 中渭橋記 蕭條千里宴清然後用虎旗地矛定功於蒲入覲皇都增秩受 ララフー 喬潭

次西角忠 ととし一藝文七 **粤來用文明以為理洞風露之所敢草木茂暢山川景清擊壤**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悦附日月所照莫不砥确是以遠夷草 必達憑之而必安若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因行邁親茲崇餘將刊 周穆之駕黿鼉振千祀也東明之聚魚鱉稱一時也熟若我由之 石以表迹敢搦札以紀事亦為晟流火之月也 率兹帝圻侯天根之見當農務之隙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水工木工 苑南馳終貧商洛北走滇池郡時濟濟有衆憧憧往來車馬載馳而 在挿於坎陷朱欄絕而電炫乃虹引成勢猶雀填就功連橫門抵禁 速而至也揮及落雪荷鋪成雲京兆尹紫綬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 不危水原起漲而轉固人思故者吾其能濟施施赫轟轟闖関 遠彌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体經之替之不愆於素丹 漢未央宫記

竹疑遠繁松舊深奇樹流光丹埤迴遠於是關戲馬之廣場開遠日 軒鳥跂崇墉粉靜璇題 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烟時有以疑神於此也於是命 齊天下也至是遊歷恍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 芝誠由乎帝力曾因勝日聖思問速倦大厦之講習想鮮原之 金馬石渠神池龍關往往而在朕當以古事况今亦欲順考古道 視者感者久之於是召立護軍中尉志弘指示之日此漢遺宫也 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逸風光以邀賜則思古以論都襟靈洋洋周 乃命法駕備宫取細草迎養 中中山大 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宫攢爐供密玉石碧瓦龍錯層 蜒鱗動 招稱蹲獸却轉姿雄欄檻宏麦乎豁達跨路乎, 涇渭綠 人猶愛其人樹况悦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類基建斯餘構 ラネブ 月照舒即四注以雲麥隆臺分據而山吃蜡 神殿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

之開館天地景新山川勢重廻大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峻戲 確而 固護八水分流以繁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繚馬帝之垣原 以成 煙端彩鬱蔥葱聽廻途以下濟撫璇幾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 文丹素含華翼樓首以分飛雄紅直而中時神機 縱遊就也凡殿宇成構物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 將有成規然而材匪藻稅全惟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也按漢史 灰百角心 脸比一藝文七 天府之國山河形勝正百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十 諫日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宣若秦川 高祖初定天下悦卜洛之邑為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將都之妻 遊感前王與廢稼牆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閱思慮豈獨恣耳目 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營未央宫因龍首山作前殿建觀關 周圍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日何治宫室之過度也何 發廓若懸寓祥

蓋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錫之以嘉名名其殿日通光 圖築推基而絕修木不侈不約巍然疑然時以通覽無方周視有截 日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悦而就居焉自漢元年 其東日部方亭其西日疑思亭乃立學門日端門其應門題日未 宫廻王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造於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 比悠然邈然竟無有存焉者我后麵墓古昔之與時即其舊而新是 清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烟澹是月也三辰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 宫不忘好古也乃命侍臣日爾為我記之刻以真石傳示乎不朽 則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雪麗川原塵 乙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十年矣其傾頹致 東任當承占不敢固讓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 馬息馬容與說擇晴山屏開以四達故城晚然而隱蜂鮮風美景 西通志 ラスノ

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 用的是役又請知與州軍州事虞部員外即劉拱總護督作 殿直喬達領橋閣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積於路處遂籍 高峻請 之行具上未報 至和二年冬利州 悉令為長命簽署與州判官聽公事太子中舍李良枯權知長車 西風志 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古縣地且十五餘里部屬陝 諸功告畢作閣一 順政令商應程度遠近按事險易同督斯衆知鳳州河池縣事 新開白水路記 開 三里廢青泥 白水路白鳳州河池驛至長舉驛五十里有半以便公 悉九十 即預畫材費以待其可明年春廼與州巡 路轉運使主客即中李虞那以蜀道青泥積舊 一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綱院三百八十三間減 一藝文七 驛除郵兵驛馬 百五十六人騎歲省驛 宋雷簡 斯路矣十 西即移文 轄馬遞舖 初 其 仰

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即酒爐為棄物矣浮食遊手安所仰 其請初景德元年當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豪輩 田 居常當軍半 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思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 勸來者又拱之督役應用良枯應之按視修創達之採造監領皆 之狀本與令圖同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朝廷在虞卿令圖之 出事益不解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祐二年二 以狀上且日虞郷以至 路今轉運使工部即中集賢較理田諒至審其續狀可成故喜猶 (舖糧五千石畜草 效亦已世權至軍士什長而下並望賜與以慰遠心朝廷議 日十倍之資額肯默默耶 分之 利或睚 萬 和一年仲春與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 東故事役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李遷 眦抵死光望要路無有在家運行 造作百端理當 然爾 唧 使 唧

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日野火谷望之 > 場烟而莫知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凰谷則唐置宫之故地也蓋 難自苦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費斯利害紛然易燒鳥用 書職方之籍之 聽其悠悠之 則 西通志 詔沙門元裝者譯經於此其始日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石 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華其上 而 門白嘉禮知其名失其處者一日金殿門也過而覽之惟 已其西日珊瑚谷蓋當有别殿在馬珊瑚之北蘭芝谷昔唐太 路永期 游玉華山記 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東為太子之居其殿 卷九十 不廢矣簡夫之文 談 圖則將久其傳也 耶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 一藝文七 錐 磨崖鏤石亦恐不足其請附於尚 張 野 高排 田荒

至或形於歌詩獨寺僧之徒 下之富建宫於此隨而廢沒而杜甫乃其時人過之且有悲傷之感 人者來遊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宫以非 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南有崖曰駐鑾其始入 力而危亭廣厦之好莫不為其所擅 其名日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是而差小治平三年夏余與 於 有不懌之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奇偉之觀常在乎窮僻 蕲 吃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處若視甕側有泉飛而下如懸雨 田老方囂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各以事牽不可久留咸 然天成下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縣動若飛雨有松十 跡甚遠故必為野僧方士與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 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 更相傳而不息迄於今而尚存則 惟佛老之説可以動 也夫以唐有天下之盛窮天 徊 問

灰百角店 卷九十一藝文七 未當知有山馬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虚之 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優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 之盛衰廢與亦各有時而此特其盛也與斯可為之太息也已若 諸遺老無所稱道而彼元裝者不過一 下之力亦有屈於此與以太宗之賢致治之美宜其久而獨傳也 都邑之近於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勢必得而太守之居 何必以不久為悵哉然荒崖窮谷崎危廢宫類此之蕭條雖累歲月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 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長有此也則吾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 知之語以增大其事豈常人之情樂於放肆而易忘於中正哉豈物 凌虚臺記 人遊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可謂之盛哉 浮屠耳然說者至為荒怪難 蘇軾

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 愛虚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載復於公曰物之與廢成毀 整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 之盛宏傑說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 四日近六 首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 時豈知有凌虚臺邪廢與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 亦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粮之祈年索泉也其 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 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後存者既已化為荆棘禾來印 而忽來者數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盖世有不足者 而况於此臺數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 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孤虺之所氣伏方 シララフ 得

陝西通志 得其意而已若子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 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子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盡也故 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丧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 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更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子如 者生而有之也今遇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 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旣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 日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斷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地財以至於劔坂十 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 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盡者急起從 文與可畫質當谷偃竹記 卷九十 一藝文七

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質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 放釋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干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 竹遺余日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貧當谷在洋州與可當令子 作洋州三十部質當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 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日蘇 萬尺長子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一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 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日五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 與可以書遺余日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 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驚谿絹掃取寒 吾將以為戰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 四方之人持練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馬日 一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盡質當谷偃 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延祐 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于亦載與可疇昔越笑之 横樂進謁故宗張獻公祠下盥薦畢禮徘徊瞻顧内則鼠穴雀穿榱 不暇及越 棟霖毀沒危神位外則承固蛇數豈喜叢棘墙壁悉傾數息良久乃 漫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盡見此竹發卷而哭失 言者以見與可於子親厚無間如此也 縣論主簿劉公相請重達以副具瞻適廣宣聖廟無重役孔至 四角小 四年冬十有二月列陽陵李中從政奉紫微檄赴郡文學接 張横渠先生祠記 一新屬記於走且日是鎮之南先生故居今皆無没疑為緇黃 畫泊今尉楊侯粹至欣然協規僦力迄歲而功成豐資解牖 明年春始鳩工徵材祠之故壞腐者成易之會劉丁内艱 覽不可得是祠元真初所建西後若此向非嗣葺日就 

事即人不徒擅其處吾儒亦以之而增輝焉若夫窮神化一天人立 龍飛乾造恢崇儒雅科學定制摭實去華源本道學體用該具天 業之盛則昔儒記述之詳蓋已備列簡冊而布之天下學者至今稱 盂淵源洙泗著書立說垂範後世從祀清廟其來尚矣別其一時德 廢矣于居郡積年悉其事盖筆以詔永久竊惟先生以道學鳴於喜 沙田道茂 之域斯先生之書容有覆疏之議者天相斯文無往不復今聖天子 關中之橫渠與看陵之濂溪河南之伊洛擬聖賢鄉魯茲固可署矣 之學翕然向風則向之覆哉者匪徒珍而誦之第將行其所知矣君 夫俗學之士指各舊習或局於辭藻或馳鶩說怪既自遠手正大 本斥異端同志之士瞻拜遺像於以想見先生之丰采則其胸次 體國家崇儒後古之意 河南兩程夫子從源溪周子學而先生適相後先羽翼孔 一新是祠展鄉曲之敬申歲時祀

勉之云 與起者又當何如也走不敢解而辱為其記亦附管見方與君子共

游 城南記

元祐改元季春戊申明微茂中同出京兆之東南門歷與道務本二 張禮

坊由務本西門入聖容院觀薦福寺塔南行至永樂坊東南至慈恩

寺少遲登塔觀唐人 野草不覺有黍離姿秀之感出寺沙黃渠上否園望芙蓉園西行過 祁公家廟出故夏門覽南郊百神靈星三壇次杜光村東南 留題倚塔下敗曲江宫殿樂遊聽喜之地皆

論号仁墓下熟蔭坡入牛頭寺登長老文公禪堂夜宿寺之南軒 酉謁龍堂循清明渠而西至皇子陂徘徊久之覽韓鄭郊居至章曲 庄過高望西南行至蕭灌墓讀碑由趙利訪童敬寺基經撥

扣堯夫門上逍遥公讀書臺事所謂何將軍山林而不可見因思唐

灰西通志

卷九十一藝文七

詩凡數百篇皆詠寺焉子賞蘇子美詩明微吟唐僧子蘭詩疎鐘 氏 率濟滴水贴神禾原西望香積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 雨 交水西合於豐北入於渭下原訪劉希古過瓜洲村復涉獨水遊 明微以為不足子虚道其景且誦其詩明微聞之始入其與復 之居城南者往往舊蹟湮没無所考求豈勝遺恨哉 園亭夜宿祁子虚書舍庶戌子虚邀飲章氏會景堂及門主 公五居東土 シューバ 引北岩泉水架竹落庭注石盆中坐徹可挹使人不覺頓忘俗 目前不徒足獲而盡也已而子虚希古開樽三門寺僧子齊 謂之東閣以西有華嚴寺故也今為草堂別院下閣至澄襟 雨浸雲容之句及讀相國陳公悔把吾廬寄杜城之言則 為勝也 一块坡想華巖寺下瞰終南之勝霧嚴玉案圭峰紫閣 酒 闌 過東閣閣以華 嚴有所被而登覽勝之 晚抵申店

含光門而歸焉實閏月十六也 望三會寺定混池迤邐入明德門歷延祚光行道德永達四坊之 約有五臺而與僕夫負行李者相失遂飲於御宿川之王渠醉還申 復之廬王子渡満水而南上原觀乾秋郡塗山寺望翠微百塔子虚 姜保至與教寺上玉峰軒南望龍池奏寺過塔院抵韋遊覧牛相公 店幾半夜矣癸丑請張思道循原而來指蓮花洞經裝相舊居越 至崇禁坊覧元都觀之遺基過岡論唐昌觀故事既而北行數里入 州庄上道安洞抵炭谷既行小雨而還復尋會景堂清談終日甲寅 樊鄉郊居廼登少陵原西過司馬村穿三像院尋舊路暮歸孫君中 北歸及內家橋子虚别焉子與明微自是臺庄由天門街上果原 意時子虚希古先歸院之東元醫之居也子與明微宿馬辛亥歷京 延與寺過夏侯村王白二庄林泉東次杜曲前瞻杜固盤桓移時越 にして芸文七

載文宗時太學勒石而鄭單與周坪等被定九經文字上石及單以 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 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 以可证以 西陳列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中央顏楮歐陽徐柳之 潦衝注隨立 帮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樵民居其處窪下深 郭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郭請奪入城郭方備收軍之侵軼謂 非急務玉羽給之日一旦廣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 件圖來視疑既視圖則命徒役凡石刻個小者悉替置於其地 郡吕公龍園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之雅學 日京兆闌閬門有唐國子監行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 京兆府學石經記 軟小埋沒屬壞歲人折缺予欲從置於府學之 **ラナ**ー 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 日調公公喟然謂 黑

其存者總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錐金 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邑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 唯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 東西南点 也觀視夢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乃池蔚宗所見 墨之淵敷也竊惟六經大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 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 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界之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 其貨有欲請於朝以修慈思浮圖者公即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與 備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 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 爛然盈目先是有與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 而落成門序旁故雙亭中峙廟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 卷九十一藝文七

淑識 述焉逮禄山亂天子遊幸益鮮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日靈泉觀以 自蜀至京行四千餘里幾半天下山水之可喜者莫如利三泉與自 故宫圖於石蓋欲後人知昔之全盛焉時元祐三年中秋日武功遊景 驪山温泉自素漢周隋相繼崇飾唐真觀初始營御湯天寶六載築 書也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記 御寢日長生以備齋祀其他殿閣樓觀不可勝數維披圖然後可盡 可可过过云 賜道士本朝因之蓋百有餘年矣府從事李意博始諭邑宰王注刊 改温泉宫為華清宫明皇歲幸焉殿日九龍以待上浴日飛霜以奉 羅城於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為池沼增起臺殿環列山谷因 驪山圖記 ラスノーー

馬突有若觀闕者當其前迫而視之則洞也其深七十三步廣半之 若響琴筑寒峭邃幽始非人境予不能盡名其狀蓋造物者 大道不能二里又自大道南行支徑不能百步山舒水湧無他異少 利至與行五百里幾半蜀道嚴洞之可喜者莫如龍洞自三泉西 桃花源者少西而升不能百步泉湧地中清冷滑甘委蛇東下及 瑰詭以聳世俗天 是旅水落石底其勢跳寫與石相圖若濺霜雪其聲銷鳴與洞 兩旁石壁之敬空突然者若耳目鼻口鱗 田甚沃有竹箭檜柏松树襟他卉木甚茂野人或居焉若世 底水文其上若鋪筦簟石墮其間若設祖豆其兩巖皆瘦木翠 西角点 而生歲終下覆若級機絡木蔓之間布水十道後先交映若 而落向之為布水者此也洞不知本所出相傳以為往有蟄龍 一美九十一藝文七 地間一尤物循洞南升石斷而山分棄奇為平有 甲跟跗甚具其下皆石 專為是 相 垂

京蜀凡十數過過未當不遊遊未當不飲酒風詩而去洞中水石草 騰去擘巖掀麓而為此也故以云淳化中縣令錢侯泳始開為游 四可过六 相 為令於此子弟家父又為尉於此書來告日願有記也子聞 木皆若舊識錐使子自有而賞之不若是數也子同年友李侯山父 洞 驗山水益秀復得洞焉若重詹夏屋深不可躬有石狀甚古水 所水自 愚今兹洞之奇冠天下非得奇文無以稱之且文人之 東又橋於洞南亭榭臺圃 無知也以人為祭辱故蜆山雖卑以 既列且清然以道惡故絕無遊人歲大旱取湫水軟應疑龍 以前洞為門問 也 洞 獨 出 以屬愚何哉嗟夫靈壁之石天下奇翫 北合嘉陵大江深不可涉 而此其堂與也子蜀 於洞 西以便 叔子而 人去 橋 遊者又南而升能三里路 於洞北閣於 鄉里生長道路往 顯冉溪錐 レナ 也蓋僅有農 過其下力 洞下館 秀以子厚 之山水

飲酒賦詩將水石草木一一而辱之不知山靈尚許之乎 可 處耳徒以其近於中都故取重當世甚至一拳之微價累千金而 也于之拙滋甚終若洞之不可變遷當歸老於故山過洞而留益 西通志 方不效技於王公貴人之前而獨為田夫漁父之所簡賤高人 可得其亦巧於效技也今此洞宣特百倍於靈壁惟為然獨秀於 所就翫蓋其拙有類子者而子又與洞舊識則雖辱之以子文 を九十一藝文七 至 逸

